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钗。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往所積天恩祖德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饌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生，影子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

之貧，非固多然。此蓬牖雖我一時之門，醒閑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并使其泯滅。破繩縫作如是觀，可也。此兩人增評補圖大觀錄一百二十卷首一卷，據曹雪芹撰，清高鶚續，清護花主人評，清大某山民加評。卷一百一十五，數行是神瑛，生影子，故曰雙紅堂小說，55。D8654000。內容分類索書號編號：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D865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雙紅堂小說 55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增評補圖大觀錄一百二十卷首一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版權所有：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以上為全書

六寬障言敷演

此兩句句句

書名題記此書能少時將

二字提便不贊

撰者

增評補圖大觀

錄一百二十

卷首一卷 據

悼紅軒本排印

清曹雪芹撰

清高鶚續

清護花主人評

清大某山民加評

卷一百一十五

數行是神瑛

生影子

故曰雙紅堂

小說 55

D8654000

內容分類索書號編號

彩色首頁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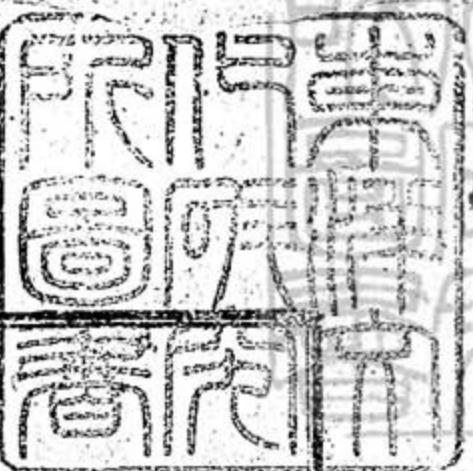
增
訂
繪
圖
人
體
解
剖
學

62996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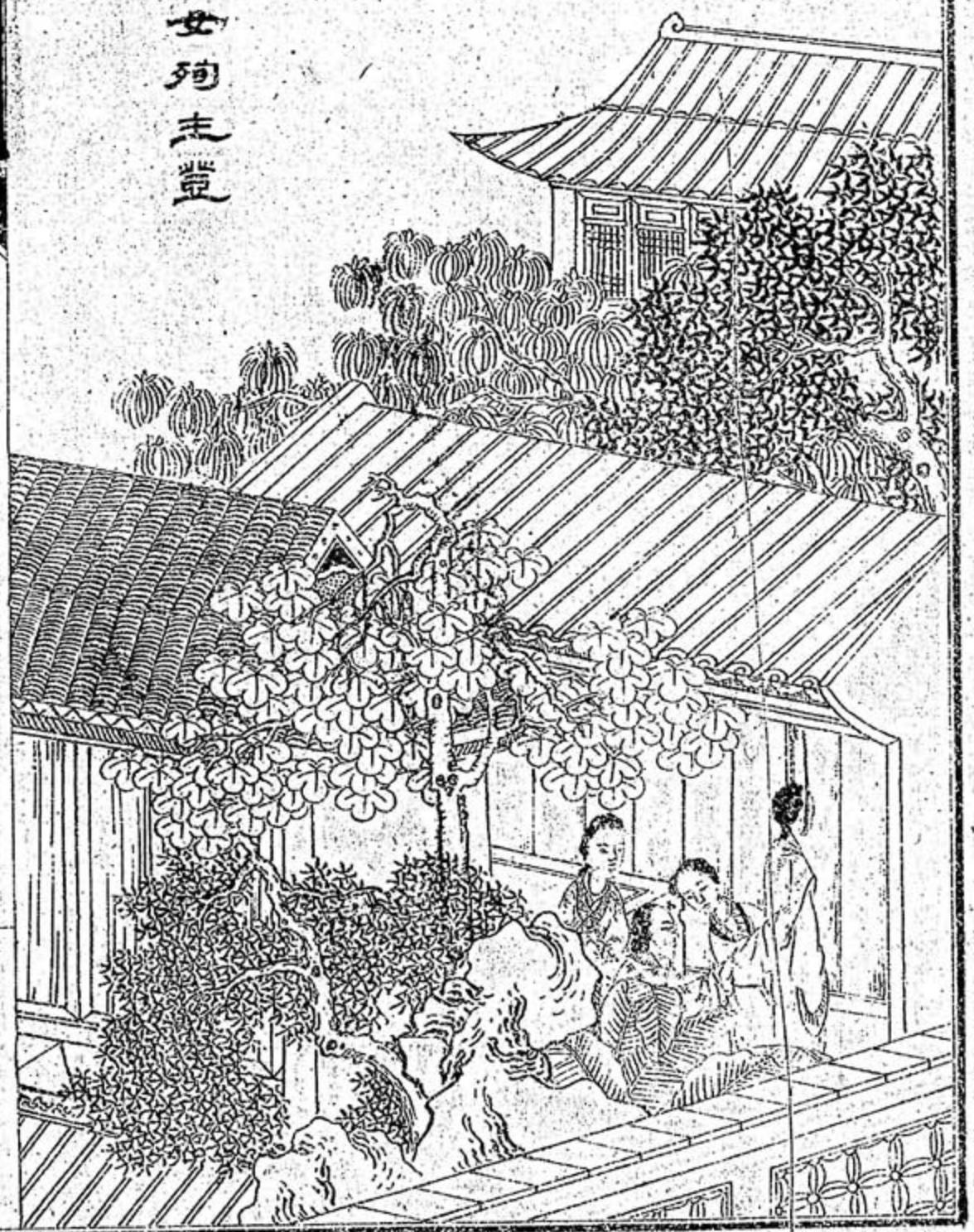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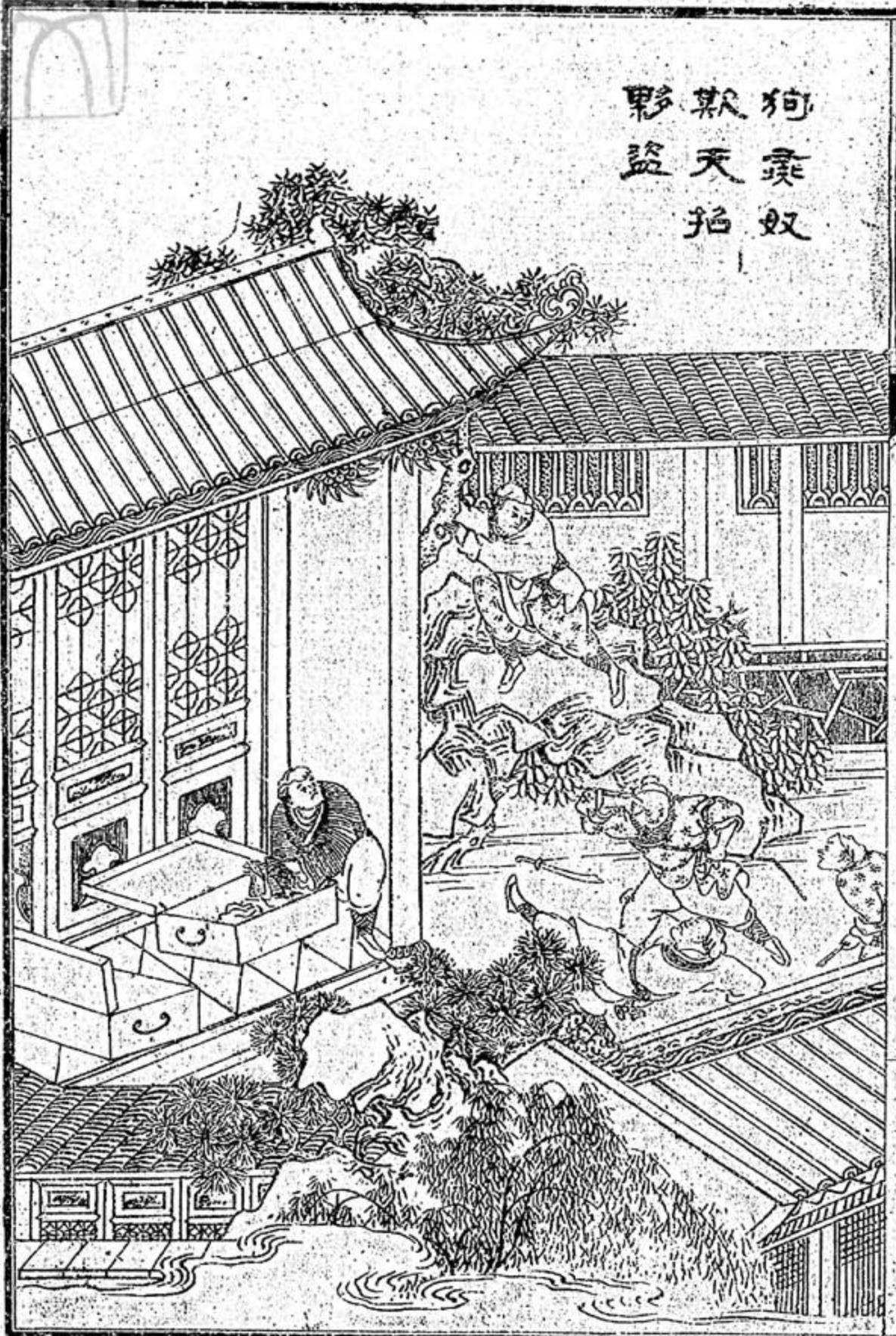
1 2 3 4 5 6 7 8 9 10

斜 2976



鶯鶯
本
太
廬
文
苑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一百十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李翰書記

鴛鴦女殉主登太虛 狗彘奴欺天招夥盜

話說鳳姐聽了小了頭的話。又氣又急。又傷心。不覺吐了一口血。便昏暈過去。坐在地下。平兒攏來靠著。忙叫了人來攏扶著。慢慢的送到自己房中。將鳳姐輕輕的安放在炕上。立刻叫小紅斟上一杯開水。送到鳳姐脣邊。鳳姐咽了一口。昏迷仍睡。秋桐過來。略瞧了一瞧。卻便走。開平兒也不叫他。只見豐兒在傍站著。平兒寫出不蘭痛發。叫他快快的去回明白。二奶奶吐血發暈。不能照應的話。告訴了邢王二夫人。邢夫人打諒。鳳姐推病藏躲。因這時女親在內不少。也不好說別的心裏。卻不全信。只說叫他歇著去罷。眾人也並無言語。只說這晚人客來往不絕。幸得幾個內親照應。家下人等見鳳姐不在。也有偷閒歇力的亂亂噪。已鬧得七顛八倒。不成事體了。到二更多天。遠客去後。便預備辭靈。孝幕內的女眷。大家都哭了一陣。只見鴛鴦已哭的昏暈過去了。大家扶住。捶鬧了一陣。纔醒過來。便說老太太疼我。一場我跟了去的話。眾人都打諒。人到悲哭。俱有這些言語。也不理會到了辭

此時鳳姐卻有悔心
倒不如從前而無如
人之不信何

晉爲鳳姐一哭鳳姐
不死其又奚爲
玆無言語中也有疑
的風姐的也有怪邢氏
的

福寫鴛鴦之真心哭
賈母只此一人耳

琥珀鴛鴦是平日老
太太貼身服侍之人
故一干人同哭始見
鴛鴦之不在也

臨終事擊時之至

寫出鴛鴦心事

鴛鴦遭此等事真真
不值受折磨一層其
次也

高堂大院中縊鬼可
以出入自由具見其
氣運衰敗不曰吃了一驚而曰
呆其妙難言

寫得有步驟

全受全歸

作者之筆真能無微
不察不負老太太一生恩
卷

迷迷離離

糊塗失魄光景

靈之時。上上下下。也有百十眾餘人。只是鴛鴦不在眾人忙亂之時。誰去檢點到了。琥珀等一干的人。奠哭之時。卻不見鴛鴦。想來是他哭乏了。暫在別處歇著。也不言語辭靈已後。外頭賈政叫了賈璉。問明送殯的事。便商量著派人看家。賈璉回說。上人裏頭派了芸兒在家照應。不必送殯。下人裏頭派了林之孝的一家子。照應拆棚等事。但不知裏頭派誰在家。賈政道聽見你母親說是你媳婦病了。不能去。就叫他在家的。你珍大嫂子又說你媳婦病得利害。還叫四了頭陪著帶領了幾個了頭婆子。照看上屋裏。纔好。賈璉聽了。心中想。珍大嫂子與四了頭兩個不合。所以攬掇著。不叫他去。若是上頭就是他照應。也是不中用的。我們那一個又病著。也難照應。想了一回。賈政道。老爺且歇歇兒。等進去商量定了。再回賈政點了點頭。賈璉便進去了。誰知此時鴛鴦哭了一場。想到自己跟著老太太一輩子。身子也沒有著落。如今大老爺雖不在家。大太太的這般行爲。我也瞧不上。老爺是不管事的人。已後便亂世爲王起來了。我們這些人。不是要叫他們掇弄了。麼。誰收在屋子裏。誰配小子。我是受不得這樣折磨的。倒不如死了。千淨。但只見識特高。老爺是不受這般行爲的。到不如死了。千淨。但只是一時怎樣的個死法呢。一面想。一面走回老太太的套間屋內。剛跨進門。只見燈光慘淡。隱隱有個女人擎著汗巾子。好似要上吊的樣子。鴛鴦也不驚怕。心裏想道。這一個是誰和我的心事一樣。倒比我走在頭裏了。便問道。你是誰。咱们兩個人是一樣的心。要死一塊兒死。那個人也不答言。鴛鴦走到跟前一看。並不是這屋子的了頭。再子細一看。覺得冷氣侵人時。就不見了。鴛鴦呆了一呆。退出在炕沿上坐下。細細一想。道。哦。是了。這是東府裏蓉哥的小大奶奶啊。他早死了的。了怎麼到這裏來。必是來叫我來了。他怎麼又上弔呢。想了一想。道。是了。必是教給我死的法兒。鴛鴦這麼一想。邪侵入骨。便站起來。一面哭。一面開了燶匣。取出那年鉸的一縷頭髮。揣在懷裏。就在身上解下一條汗巾。按著秦氏方纔立的地方。拴上自己。又哭了一回。聽見外頭人客散去。恐有人進來。急忙關上屋門。然後踹了一個腳凳。自己站上把汗巾拴上扣兒。套在咽喉。便把腳凳蹬開。可憐咽喉氣絕。香魂出竅。正無投奔。只見秦氏隱隱在前。鴛鴦的魂魄疾忙趕上。說道。蓉大奶奶。你等等我。那個人道。我並不是什麼蓉大奶奶。乃警幻之妹可卿。是也。鴛鴦道。你明明是蓉大奶奶。怎麼說不是呢。那人道。這也有個緣故。待我告訴你。你自然明白了。我在警幻宮中原是個鍾情的首坐管的是風情月債。降臨塵世。自當

不能超出情天猶非
上乘宗旨

透隱說得鶯鶯解人情超超元
底躍出將鶯鶯心頭事隱
冒昧以反可卿殊耐人一
於鶯鶯之性情二字何生

因閃蝶錄

爲第一情人引這些癡情怨女早歸入情司。所以該當懸樑自盡的。因我看破凡情超出情海歸入情天。所以太虛幻境癡情一司竟自無人掌管。今警幻仙子已經將你補入替我掌管此司。所以命我來引你前去的鶯鶯的魂道。我是個最無情的。怎麼算我是個有情的人呢。那人道。你還不知道呢。世人都把那淫慾之事。當作情字。所以作出傷風敗化的事來。還自謂風月多情。無關緊要。不知情之一字。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便是個性喜怒哀樂已發。便是情了。至於你我這個情。正是未發之情。就如那花的含苞。一樣欲待發洩出來。這情就不爲眞情了。鶯鶯的魂聽了。點頭會意。便跟了秦氏可卿而去。這裏琥珀辭了靈聽邢王二夫人分派看家的人。想著去問鶯鶯明日怎樣坐車的。在賈母的外閒屋裏找了一遍。不見。便找到套閒裏。頭剛到門口。見門兒掩著從門縫裏望裏看時。只見燈光半明不滅的影影綽綽。心裏害怕。又不聽見屋裏有什麼動靜。便走回來說道。這蹄子跑到那裏去了。劈頭見了珍珠。說你見鶯鶯姐姐來著。沒有珍珠道。我也找他太太們等。他說話呢。必在套閒裏睡著了。琥珀道。我瞧了屋裏沒有那燈。也沒人夾蠟花兒。漆黑怪怕的。我沒進去。如今咱们一塊兒進去。瞧看有沒有琥珀等進去。正夾蠟花珍珠道。誰把腳凳撩在這裏。幾乎絆我一交。說著往上一瞧。嚇的阿呀一聲。身子往後一仰。可巧的栽在琥珀身上。琥珀也看見了。便大喊起來。只是兩隻腳挪不動。外頭的人也都聽見了。跑進來。一瞧。大家嚷著報與邢王二夫人。知道王夫人寶釵等聽了。都哭著去瞧邢夫人道。我不料鶯鶯倒有這樣志氣。快叫人去告訴老爺。只有寶玉聽見此信。便嚇的雙眼直豎。襲人等慌忙扶著說道。你要哭就哭。別忍著。氣寶玉死命的纔哭出來了。心想鶯鶯這樣一個人。偏又這樣死法。又想實在天地閒的靈氣獨鍾在這些女子身上了。他算得了死。所我們究竟是。一件濁物。還是老太太的兒孫。誰能趕得上。他復又喜歡起來。那時寶釵聽見寶玉大哭也出來了。及到跟前見他又笑。襲人等忙說不好了。又要瘋了。寶釵道。不妨事。他有他的意思。寶玉聽了。更喜歡。寶釵的話。倒是。他還知道我的心。別人那裏知道。正在胡思亂想。賈政等進來。著實的嗟嘆著。說道。好孩子。不枉老太太疼他一場。卽命賈璉出去。分付人連夜買棺盛殮。明日便跟著老太太的殯送出。也停在老太太棺後。全了他的心志。賈璉答應出去。這裏命人將鶯鶯放下。停放裏閒屋內。平兒也知道了。過來同襲人鶯兒等。一千人都哭的哀哀欲絕。內

免說卻發用筆不直。
情景亦真。
越忙亂之事越寫得
清晰。

太太那裏能料

寶玉心想處處瞞不過。寶釵不特此一端。
政老能見其人。
太太疼他一場。卽命賈璉出去。分付人連夜買棺盛殮。明日便跟著老太太的殯送出。也停在老太太棺後。全了他的心志。賈璉答應出去。這裏命人將鶯鶯放下。停放裏閒屋內。平兒也知道了。過來同襲人鶯兒等。一千人都哭的哀哀欲絕。內

何必如此有媿。鴛鴦算得什麼又怎麼樣

直使邢氏無地可容
只怕邢氏慢會不出
大家一拜何至不得
超生邢太太有餘恨得
吐舊氣識得心更覺喜歡

不知哭賈母者又誰
是真意

誅心之論爲鴛鴦
很體面

直使邢氏無地可容
只怕邢氏慢會不出

碌碌者何足掛齒

以上自買母得病後
自此出嫁結賈母一段
以下從出嫁後寫上
一段文字
夾敍劉老入府爲
寫上起因者

始知前文輒悞僕一
段文字不是空寫已
埋伏到此處況府中
事卽從鮑二一段

中紫鵲也想起自己終身一無著落恨不跟了林姑娘去又全了主僕的恩義又得了死所如今空懸在寶玉屋內雖說寶玉仍是柔情密意究竟算不得什麼于量了在老太太項內賞了他嫂子一百兩銀子還說等閒了將鴛鴦所有的東西俱賞他們他嫂子叩了頭出去反喜歡說真真的我們姑娘是個有志氣的有造化的又得了好名聲又得了好發送傍邊一個婆子說道罷呀嫂子這會子你把一個死姑娘賣了一百銀子便這麼喜歡了那時候兒給了大老爺你還不知道多少銀錢呢你該更得意了一句話戳了他嫂子的心便紅了臉走開了剛走到二門上見林之孝帶了人擡了棺材來了他只得也跟進去幫著盛殮假意哭號了幾聲賈政因他爲賈母而死要了香來上了三炷作了一個揖說他是殉葬的人不可作了頭論你們小一輩都該行個禮寶玉聽了喜不自勝走上來恭恭敬敬叩了幾個頭賈璉想他素日的好處也要上來行禮被邢夫人說道有了一个爺們便罷了不要折受他不得超生賈璉就不便過來了寶釵聽了心中好不自在便說道我原不該給他行禮但只老太太去世啓們都有未了之事不敢胡爲他肯替啓們盡孝啓們也該託託他好好的替啓們服侍老太太西去也少盡一點子心哪說著扶了鶯兒走到靈前一面奠酒那眼淚早撲簌簌流下來了奠畢拜了幾拜很哭了一場眾人也有說寶玉的兩口兒都是傻子也有說他兩個心腸兒好的也有說他知禮的賈政反倒合了意一面商量定了看家的仍是鳳姐惜春餘者都遣去伴靈一夜誰敢安眠一到五更聽見外面人齊到了辰初發引賈政居長衰麻哭泣極盡孝子之禮靈柩出了門便有各家的路祭一路上的風光不必細述走了半日來至鐵檻寺安靈所有孝男等俱應在廟伴宿不題且說家中林之孝帶領拆了棚將門窗上好打掃淨了院子派了巡更的人到晚打更上夜只是榮府規例一到二更三門掩上男人便進不去了裏頭只有女人們查夜鳳姐雖隔了一夜漸漸的神氣清爽了些只是那裏動得只有平兒同著惜春各處走了一走分付了上夜的人也便各自歸房卻說周瑞的乾兒子何三去年賈珍管事之時因他和鮑二打架被賈珍打了一頓擋在外頭終日在賭場過日近知賈母死了必有些事情領辦豈知探了幾天的信一些也沒有想頭便唉聲嘆氣的回到賭場中悶悶的坐下那些人便說道老三你怎麼樣不下來

中紫鵲也想起自己終身一無著落恨不跟了林姑娘去又全了主僕的恩義又得了死所如今空懸在寶玉屋內雖說寶玉仍是柔情密意究竟算不得什麼于量了在老太太項內賞了他嫂子一百兩銀子還說等閒了將鴛鴦所有的東西俱賞他們他嫂子叩了頭出去反喜歡說真真的我們姑娘是個有志氣的有造化的又得了好名聲又得了好發送傍邊一個婆子說道罷呀嫂子這會子你把一個死姑娘賣了一百銀子便這麼喜歡了那時候兒給了大老爺你還不知道多少銀錢呢你該更得意了一句話戳了他嫂子的心便紅了臉走開了剛走到二門上見林之孝帶了人擡了棺材來了他只得也跟進去幫著盛殮假意哭號了幾聲賈政因他爲賈母而死要了香來上了三炷作了一個揖說他是殉葬的人不可作了頭論你們小一輩都該行個禮寶玉聽了喜不自勝走上來恭恭敬敬叩了幾個頭賈璉想他素日的好處也要上來行禮被邢夫人說道有了一个爺們便罷了不要折受他不得超生賈璉就不便過來了寶釵聽了心中好不自在便說道我原不該給他行禮但只老太太去世啓們都有未了之事不敢胡爲他受之無愧正論的論是極還想吃胭脂否是什麼話此言何謂也我也不合意

周瑞居然稱起大太太來可以知其勢矣

外面名聲仍舊如故非賈府之好處也

一探

說來似乎近理

再反跌兩句便文章
有波折
故作不知非何三之
竟夢也

賊無種隊相哄
周瑞家的不乾淨何
三自說乃爲鑒精候
棹

如刦乾媽的可同樂
周瑞家的不乾淨何
三自說乃爲鑒精候
棹

疾從包勇落墨

包勇閑來一睡英雄
閒散無聊之極舉凡
俱不入其眼孔何況
這些姑子

因四姑娘在家故妙
玉來訪他一瞧包勇
包勇有經緯不得以

撈本了麼。何三道倒想要撈一撈呢就只沒有錢麼。那些人道你到你們周大爺那裏去了幾日。府裏的錢你也不知弄了多少來。又來和我們糲窮兒了。何三道你們還說呢。他們的金銀不知有幾百萬只藏著。不用明日留著。不是火燒了就是賊偷了。他們纔死心呢。那些人道你又撒謊。他家抄了家還有多少金銀。何三道。你們還不知道呢。抄去的是掠不了的。如今老太太死還畱了些金銀。他們一個也不使都在老太太屋裏擋著等送了殯回來。纔分呢。內中有一個人聽在心裏。擰了幾般便說我輸了幾個錢也不翻本兒了。睡去了。說著便走出來拉了何三道老三我和你說句話。何三跟他出來那人道你這樣一個伶俐人這樣窮爲你不服這口氣。何三道我命裏窮可有什麼法兒呢。那人道你纔說榮府的銀子這麼多爲什麼不去拏些使換使換。何三道我的哥哥他家的金銀雖多。你我去白要一二錢。他們給咱們麼。那人笑道他不給咱們。咱們就不會拏麼。何三聽了這話裏有話便問道。依你說怎麼樣拏呢。那人道我說你沒有本事。若是我早拏了來了。何三道你有什麼本事。那人便輕輕的說道。你若要發財你就引個頭兒。我有好些朋友都是通天的本事。不要說他們送殯去了。家裏剩下幾個女

人。就讓有多少男人。也不怕。只怕你沒這麼大膽子罷。咧。何三道什麼敢不敢。你打諒我。怕那個乾老子麼。我是瞧著乾媽的情兒。上頭纔認他做乾老子。罷。咧。他又算人了。你剛纔的話就只怕弄不來。倒招了飢荒。他們那個衙門不熟。別說有海邊上的呢。現今都在這裏看個風頭等個門路。若到了手。你我在這裏也無拏。不來。倘或拏了來。也要鬧出來的。那人道這麼說你的運氣來了我的朋友還益不如大家下海去受用不好麼。你若撩不下你乾媽。咱們索性把你乾媽也帶了去。大家夥兒樂一樂。好不好。何三道老大。你別是醉了罷。這些話混說的什麼。說著。拉了那人走到一個僻靜地方。兩個人商量了一回。各人分頭而去。暫且不題。且說包勇自被賈政吆喝派去看園賈母的事出來。也忙了不曾派他差使。他也不理會。總是自做自吃悶來睡。一覺醒時便在園裏耍刀弄棍。倒也無拘無束。那日賈母一早出殯。他雖知道因沒有派他差事。他任意閒遊。只見一個女尼。帶了一個道婆。來到園內腰門那裏扣門。包勇走來說道。女師父那裏去。道婆道。今日聽得老太太的事完了。不見四姑娘送殯。想必是在家看家。想他寂寞。我們師父來瞧他一瞧。包勇道。主子都不在家園門。是我看的。請你們回去罷。要來呢。等

提強盜之人而說他
由昭雪 黑白非非葛
橫強盜之入而說他
詭知婆子此想後來
見爲小失大

主子們回來了。再來婆子道：「你是那裏來的？」
可知平日出。入。之。便。防。閉。之。疏。
這都是反了天的事了。連老太太在日還不能攔我們的來往走動呢。你是那裏
的。這。麼。個。橫。強。盜。這。樣。沒。法。沒。天。的。我。偏。要。打。這。裏。走。說。著。便。把。手。在。門。環。上。很
很。打。了。幾。下。妙。玉。已。氣。的。不。言。語。正。要。回。身。便。走。不。料。裏。頭。看。二。門。的。婆。子。聽
見。有人。拌。嘴。是。的。開。門。一。看。見。是。妙。玉。已。經。回。身。走。去。明。知。必。是。包。勇。得。罪。了。走
了。近。日。婆。子。們。都。知。道。上。頭。太。太。太。四。姑。娘。都。親。近。得。很。恐。他。日。後。說。出。門。上。不
放。他。進。來。那。時。如。何。擔。住。赶。忙。走。來。說。不。知。師。父。來。我。們。開。門。遲。了。我。們。四。姑
娘。在。家。裏。還。正。想。師。父。呢。快。請。回。來。看。園。的。小。子。是。個。新。來。的。他。不。知。嚥。們。的。事。
回。來。回。了。太。太。打。他。一。頓。撞。出。去。就。完。了。妙。玉。雖。是。聽。見。總。不。理。他。那。經。得。看。腰
門。的。婆。子。赶。上。再。四。央。求。後。來。纔。說。出。怕。自。己。擔。不。是。幾。乎。急。的。跪。下。妙。玉。無。奈
只。得。隨。了。那。婆。子。過。來。包。勇。見。這。般。光。景。自。然。不。好。攔。他。氣。得。瞪。眼。嘆。氣。而。回。
裏。妙。玉。帶。了。道。婆。走。到。惜。春。那。裏。道。了。惱。敘。了。些。閒。話。說。起。在。家。看。家。只。好。熬。個
幾。夜。但。是。二。奶奶。病。著。一。個。人。又。悶。又。是。害。怕。能。有。一。個。人。在。這。裏。我。就。放。心。如

今。裏。頭。一。個。男。人。也。沒。有。今。兒。你。既。光。降。肯。伴。我。一。宵。嚥。們。下。暮。說。話。兒。可。使。得。
麼。妙。玉。本。自。不。肯。見。惜。春。可。憐。又。提。起。下。暮。一。時。高。興。應。了。打。發。道。婆。回。去。取。
他的。茶。具。衣。祿。命。侍。兒。送。了。過。來。大。家。坐。談。一。夜。惜。春。欣。幸。異。常。便。命。彩。屏。去。開
上。年。繕。的。雨。水。預。備。好。茶。那。妙。玉。自。有。茶。具。那。道。婆。去。了。不。多。一。時。又。來。了。個。侍
者。帶。了。妙。玉。日。用。之。物。惜。春。親。自。烹。茶。兩。人。言。語。投。機。說。了。半。天。那。時。已。是。初。更
時。候。彩。屏。放。下。碁。枰。兩。人。對。弈。惜。春。連。輸。兩。盤。妙。玉。又。讓。了。四。個。子。兒。惜。春。方。贏
了。半。子。這。時。已。到。四。更。天。空。地。闊。萬。籟。無。聲。妙。玉。道。我。到。五。更。須。得。打。坐。一。回。我
喊。道。不。得。了。有。了。人。了。嚇。得。惜。春。彩。屏。等。心。膽。俱。裂。聽。見。外。頭。上。夜。的。男。人。齊
聲。喊。起。來。妙。玉。道。不。好。了。必。是。這。裏。有。了。賊。了。正。說。著。這。裏。不。敢。開。門。便。掩。了。燈
光。在。窗。戶。眼。內。往。外。一。瞧。只。見。幾。個。男。人。站。在。院。內。嚇。得。不。敢。作。聲。回。身。擺。著。手
輕。輕。的。爬。下。來。說。了。不。得。外。頭。有。幾。個。大。漢。站。著。說。猶。未。了。又。聽。得。屋。上。響。聲。不
絕。便。有。外。頭。上。夜。的。人。進。來。吆。喝。擎。賊。一。個。人。說。道。上。房。裏。的。東。西。都。丟。了。竝。不。
君太太房中物件已
偷去矣

深酒者收場偏反

下面羣聲闡集此偏
以無聲二字領之用
筆之妙莫可名言

越盡得清楚

君太太房中物件已
偷去矣

賊亦肆無忌憚蓋欺
府中今日人少也
都是這樣的
到底是那一個

原來賈府中上夜之
人是其

見人東邊有人去了。啞們到西邊去。惜春的老婆子聽見有自己的人便在外間屋裏說道這裏有好些人上了屋了。上夜的都道你瞧這可不是麼。大家一齊喊起來。只聽得屋上飛下好些瓦來。眾人都不敢上前。正在沒法。急忙中又起了一波。聲大響打過門來。見一個梢長大漢手執木棍。眾人嚇得藏躲不及。聽得那人喊說道不要跑了。他們一個你們都跟我來。這些家人聽了這語。越發嚇得骨軟筋酥。連跑也跑不動了。只見這人站在當地。只管亂喊。家人中有一個眼尖些的看出來了。你道是誰。正是甄家薦來的包勇。這些人便不覺膽壯起來。便顛巍巍的說道。有一個走了。有的在屋上呢。包勇便向地下一撲。聳身上屋追趕那賊。這些賊人明知賈府無人。先在院內偷看。惜春房內見有個絕色女尼。便頓起淫心。又欺上房。俱是女人不足畏懼。正要踹進門去。因聽外面有人進來。追趕所以。賊眾上屋見人不多。還想抵擋。猛見一人上屋。趕來那些賊見是一人。越發不理論了。便用短兵抵住。那經得包勇用力一棍。打去將賊打下屋來。那些賊飛奔而逃。從園牆過去。包勇也在屋上追捕。豈知園內早藏下了幾個。在那裏接贓。已經接過好些。見賊夥跑回。大家舉械保護。見追的只有一人。明欺寡不敵眾。反倒迎上來。

包勇一見生氣。道這些毛賊敢來和我鬪敵。那些賊便說我們有一個夥計。被他們打倒了。不知死活。賭們索性搶了他出來。這裏包勇聞聲。卽打那夥賊。便輪起器械。四五個人圍住包勇。亂打起來。外頭上夜的人也都仗著膽子。只顧趕了來。眾賊見鬪他不過。只得跑了。包勇還要趕時。被一個箱子一絆。立定看時。心想東西未丟。眾賊遠逃。也不追趕。便叫眾人將燈照看地下。只有幾個空箱。叫人收拾。他便欲跑回上房。因路徑不熟。走到鳳姐那邊。見裏面燈燭輝煌。便問這裏有賊。沒有裏頭的平兒。戰兢兢的說道。這裏也沒開門。只聽上房叫喊。說有賊呢。你到那裏去罷。包勇正摸不著路頭。遙見上夜的人過來。纔跟著一齊尋到上房。見是門。開戶。啓。那些上夜的。在那裏啼哭。一時。賈芸林之孝都進來。見是失盜。大家著急。進內查點。老太太的房門。大開將燈。一照鎖頭。撞折進內。一瞧。箱櫃已開。便罵那些上夜女人道。你們都是死人麼。賊人進來。你們不知道的麼。那些上夜的人。啼哭著說道。我們幾個人輪更上夜。是管二三更的。我們都沒有住腳。前後走的。他們是四更五更。我們的下班時。只聽見他們喊起來。並不見一個人趕著照看。不知什麼時候。把東西早已丢了。求爺們問管四五更的林之孝的道。你們個個

不是他是誰。但不信
他如何原故竟偏是
他又害他乾媽哭一
場

謠盜是州縣通病而
此盜又趨奉州縣由
時事

要死回來再說。啓們先到各處看去。上夜的男人領著走到尤氏那邊門兒關緊。有幾個接音道嚇死我們了。林之孝的問道。這裏可曾丟東西。裏頭的人方開了門道。這裏沒丟東西。林之孝帶著人走到惜春院內。只聽裏面說道了不得了。嚇死了姑娘了。醒醒兒罷。林之孝便叫人開門。問是怎樣了。裏頭婆子開門。說賊在這裏打仗。把姑娘都嚇壞了。虧得妙師父和彩屏纔將姑娘救醒。東西是沒失。林之孝道。賊人怎麼打仗。上夜的男人說。幸虧包大爺上了屋。把賊打跑了去了。還聽見打倒一個人呢。包勇道。周瑞家的心肝肉在園門那裏呢。賈芸等走到那邊果見一人踢在地下。死了。細細一瞧。好像周瑞的乾兒子。衆人見了咤異。派一個人看守著。又派兩個人瞧看前後門。俱仍照關鎖著。林之孝便叫人開了門。報了營官。立刻到來查勘。尋察賊蹟。是從後夾道上屋的。到了西院屋上。見那瓦破碎不堪。一直過了後園去了。眾上夜的齊聲說道。這不是賊。是強盜。營官著急道。竝非明火執杖。怎算是盜。上夜的道。我們趕賊。他在屋上擲瓦。我們不能進前。幸虧我們家的姓包的。上屋打退。趕到園裏。還有好幾個賊。偏要辨清竟與姓包的打仗。打不過姓包的。纔都跑了。營官道。可又來。若是強盜。倒打不過你們的人麼。不用說了。你們快查清了東西。

遞了失單。我們報就是了。賈芸等又到上房。已見鳳姐扶病過來。惜春也來。賈芸請了鳳姐的安。問了惜春的好。大家查看失物。因鴛鴦已死。琥珀等又送靈去了。那些東西都是老太太的。並沒見數。只用封鎖。如今打從那裏查去。眾人都說。箱櫃東西不少。如今一空偷的時候不少。那些上夜的人管什麼的。況且打死的賊。是周瑞的乾兒子。必是他們通同一氣的。鳳姐聽得氣的眼睛直瞪瞪的。便說。那些上夜的女人都拴起來。交給營裏審問。眾人叫苦連天。跪地哀求。不知怎生發放。竝失去的物。有無著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鴛鴦殉主。固是義氣。亦是怨氣。賈赦雖已遠去。邢夫人應膽虛心戰。

鳳姐睡倒秋桐一看。便去平兒。卽囑豐兒。回明邢王二夫人。一筆不漏。

鴛鴦自縊時。尋取所剪頭髮。揣入懷中。頓使前事刺人心目。文筆靈警異常。

秦氏多情而淫。何能超出情海。歸入情天。癡情一司。恐尙未能卸事。況秦氏生前。竝無看破凡情影響。此說似屬無根。慧心人須將冊中題畫及該當懸樑等語。前後細參。此中有作者隱語。真情借筆寫影。深文可以意會。不可言。

傳。

寶玉寶釵一樣行禮兩樣心事。

強聘彩霞是來旺之子引路上盜是周瑞乾兒俱是鳳姐信用之人安得不招物議。

何三說看乾媽情兒上不知周瑞家與何三有何情分是作者暗筆妙玉是夜忽在惜春處住宿以致被盜窺見爲明日被刦之由數固有定文亦有意。

此時包勇進來盜不端門專爲保全惜春而說。

大某山民評曰

鴛鴦自盡時燈光慘淡隱隱逢人之候事在倉皇急遽心猶從容暇豫一縕鬢髮殷殷懷好應憐結者之無人。

金鴛鴦跟賈母西去雖云自縊卻算善終紫鵑致恨不從姑娘於地下厥後隨藕榭出家亦得墮善趣皆麗豎中翹林之高飛遐舉詎伍藩籬之鶲。

妙玉回身走去婆子若不堅求則妙玉必不進去不進去則賊不見不見則不刦不刦則不死飛來橫禍皆由婆子可知凡有堅求者必當堅卻之此回接上回是一時事。

門
圖
書
院
藏
書

大劇
妙筆集
洛冤

